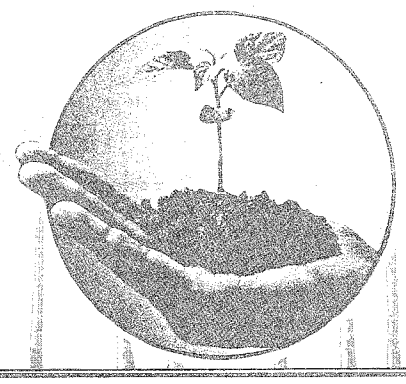
佛教的菩薩精神與教育



寺來對及部黨市至師法參見爲文本
理整合綜的容內講演師教學中的

前言

佛家說因緣，今天很高興能在此和諸位結一份法緣，在座有很多老師，所以見參準備以個人學佛和教學多年的經驗，就「佛教的菩薩精神與教育」的專題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時曾經說道：「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對從事教育的人而言，這句話涉及很重要的教育理念即——老師的工作不在於塑造學生什麼或給予學生什麼，而在將學生的潛能、本具的光明德性開顯出來。老師是領航者，韓愈曾說老師與學生的差異原在：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而已。

所以，個人以爲有三點是從事教育工作者不可不知的：首先須肯定人人皆有佛性，每一位學生都可以被教育，也值得教育。師生之間，乃至學生與學生之間是平等的，是同樣尊貴的。其次，老師須摒除消極的心理，以樂觀進取的態度從事教學，既然沒有不可教的學生，老師是設想、策劃、提供學生學習的任何可能，因此教與學的過程，老師能因材施教，善用教學法，循循善誘，鍥而不捨，便是菩薩道的實踐。而在教他、利他的同時，老師的人格、智慧，也得到了提昇。第三，佛陀教育既是覺性的啓發教育，故在教育過程，無所謂挫折或頹喪，甚至成就或不成就，只要播下種子，必定功不唐捐。因此，教師除了須培養教學熱誠外，耐心、菩提願心以及般若智慧的曠達，更是不可缺少的。見參儘管還是不足，但還是願意提出在教學上的一些體驗，和大家共同探討如何運用菩薩六度的精神於教育工作裏。

「六度」是由凡夫地至成佛圓滿地的舟渡。「六」指六個修學內容，換句話說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六個必備條件，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度」指依這六種方法修學，我們就可以到達那圓滿光明的彼岸。因此，不論是對教師的自我教育或提供學生而言，都是最徹底的修學方式。

布施　施予關懷　陪他長大

「布施」簡單說就是服務奉獻，包括體力、心力、智慧及熱忱等的付出。

近年有位非常出名的年輕散文作家林清玄先生，寫了菩提系列的書籍，影響很多人學佛。他在高中時是個被記了兩個大過、兩個小過、「留校查看」的問題學生。他的環境不好，又是住校生，晚上常偷跑出去吃麵，他的國文老師知道他的情況，便時常帶他回家吃飯、並鼓勵、指導他寫文章，使他在那一段懵懂的歲月裏找到了自己的志向，最後終能順利地畢業、升學。同時，也因著這段因緣，在他爾後的作品中總是流動著一股深深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引人走向光明與希望。我想，以佛家布施廣結善緣的觀點來說，如果林清玄發揮了兩百分的力量，他老師的功勞就有兩百分，因爲他的力量來自於老師對他的關懷、鼓舞與永不棄捨。

由此我們更可以肯定：學校的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健全人格的培育。儘管學生成績不好，品性頑劣，透過老師的身教、言教，學生必能感受你對他的關心，願意接受你的教導，這樣的布施，豈不比純吾本上的知識更讓學生刻骨銘心而影響深遠？

持戒　戒制嗔心　善盡本份

談到持戒，大家可能會想：佛家的戒律太多了，這個不行，那個不可以，動輒得咎，學佛簡直是自找麻煩！……。我們且不談戒律，就現實的社會現象來看，時下青少年沈迷於飆車的刺激，如果那是你的孩子、兄弟、學生，你會答應他去飆車嗎？或者學生打架、考試作弊……，你會允許他、鼓勵他嗎？當然，你一定會勸他說：「不可以！」這就叫持戒了。因此，對老師來說，什麼是應持的戒律呢？第一是善盡自己的職責，其次要戒嗔心，第三是待人要公平無私。

記得以前我當學生時，有個英文老師在家裏兼鐵工廠，上課時大談鐵工廠如何如何就花了四十分鐘，然後剩下十分鐘匆匆把課文上完，另外有個數學老師家經營養魚業，每堂課必大談魚的飼料、成本、售價……，好好的一節數學課變成養魚課，結果許多學生數學常考零分。我想身爲教師基本上應該負責任、盡本份。盡本份本身便是一種戒，它時常提醒我們身爲老師的人應有的使命感與教育意識。其次是戒嗔心，學生胡鬧時見到老師生氣，他們便會更高興，常有老師因此落荒而逃。所以，對老師來說，「戒嗔」是一條很重要的戒律，保持冷靜的態度來對待學生脫軌、脫序的行爲。第三待人公平，對學生而言，老師的公平與不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情緒及對老師人格的評斷，甚至還影響學生的行爲和價值觀。因而，從消極的不動怒，革除習氣到積極的爲學生設想，盡職盡分，都是一個老師應具備的持戒素養。

忍辱　涵養寬容　心氣平和

「忍辱」就字面看是忍受侮辱的意思，其實，深入的說，它有寬容、耐心、堅毅的意義。

過去我曾遇到過學生「挑老師」的情況，當時因要爲一班升高三的學生加強升學輔導，學校將已經教他們兩年的國文老師換掉而由我去教。第一次上課時，全班同學的不高興，排斥全寫在臉上，如是過去的我，一定會有受辱的感覺。可是當時我只有一個很強的信念：每個人都具足圓滿的佛性，我既是可學的，學生自然也是可教的。何況，年輕人不明究理，意氣用事是常有的事，我應該體察、體諒他們與原任老師相處兩年的深厚情感。

於是，我對他們說：「如果你們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就應積極想辦法，經由正當的途徑向教務處陳情，或者也可以找原來的任課老師，請問他應該怎麼做才對！」聽完這番話，這班學生不顧一切爲反對而反對的表情一下子全都改變了，開始有人舉手發問應如何向教務處爭取，他們開始和我商量，整整討論了一節課，因此當班長喊「起立，敬禮！」時，個個都精神抖擻，大聲喊道：「謝謝老師！」

事後我想，如果是我以前的作風、個性，碰到這等事，必然掉頭就走，再也不教這班學生。但是，受了佛法的薰陶，我深知如果不能忍這一時的挫折，師生的關係將無法改善，根本也就談不上要傳道、授業、解惑了。所以，這一次的經驗，提醒我：身爲一位老師，唯有涵養忍辱的功夫才能心平氣和，不沮喪，不與學生對立，也才能有效地教導學生。

精進　鍥而不捨　精勤充實

「精進」一詞含義很多，如奮勇、猛銳、努力、堅毅等，尤其是指對一切善法能身體力行，勤奮不懈。處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老師更要不斷精進，充實專業能力才能因應學生的需求。

正因爲老師需要面對具有個別差異的學生，不能只選擇表現良好的學生來教，反而越是表現不佳的學生，更需要去認識、引導他，將他的潛能和優點挖掘出來。因此，在教育過程中，老師除要不斷精進充實專業能力，還要有開闊的心量、慈悲友善的態度，主動了解學生的需要而契合根機，設身處地爲他們著想，才能逐步達到教學目標，開啓學生的能力，讓本然清淨的德性智慧萌芽、滋長，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可見，「精進」——不忘初衷、熱愛生命的精神，對老師的教學有很重要的影響力。

禪定　澄心靜觀　心智自明

「禪定」的意思是「靜慮」。平常我們的心思，分秒如平原走馬般奔馳飛揚，所以要藉著禪定的修持來讓紛亂的心念澄明，則內在的智慧自可顯現。佛經上說「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即是這個道理。

我曾經教過一個班，事先與他們說好每上完一課就要考試，沒想到上完第一課便發生了集體罷考事件。我問：「大家準備罷考是不是？」底下沒有反應。我繼續說：「顯然，是大家的決定，現在讓我們來分析這樣的決定有沒有道理，好不好？」一片默然。

於是我說：「我們不是先說好要考試的嗎？大家該不該念書？是因爲沒念書才罷考嗎？如果不是，而還有其他原因，是否可以和老師談談呢？……」當我說完，馬上聽到有人說：「算了！算了！我們錯了！」「老師，考試吧！」於是一個個將測驗紙拿出來，本來一副堅持對抗到底的頑強態度都消逝了。

由於這次罷考事件，雙方都學到很多，我也因此發覺禪定用在教學上是很有幫助的。遇到逆境時，才能馬上讓心安定下來，冷靜分析爲什麼他們要罷考？而不是亂了陣脚一直想知道是誰在橫生枝節等問題，然後掌握機緣適時輔導他們，成就彼此的佛性。遠離了無謂的情緒和自以爲是的指責、批判。靜慮修持可以提供這樣的效用。

般若　優遊任運　自在無礙

「般若」是印度語，譯成華語是「妙智慧」，佛法的智慧與世俗所指的智慧是有點距離的，爲了避免混淆故譯成「般若」。佛法智慧的殊勝在於它能透視宇宙人生的眞象——一切人、事、物都是「緣起性空」的。如茶杯必須有瓷土原料，再經攪拌、拉胚、火燒、上釉等種種過程做成，這是「緣起」。反過來說，若是這些條件發生變化，燒出來的杯子也自不相同。宇宙萬法便是在緣起中生住異滅，而在緣起的事物中找不到一個實在不變的自體，這就是「性空」。

所以，學生不是永遠不變的，好學生也許會變成壞學生，或變得更好；壞學生也可能變好或變得更壞。只要老師在因緣條件上做積極的增益，日積月累，必能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進步。以師生關係來說，學生是因，老師的教育是外塑的緣——傳授知識、開闊心量、人格感化等。藉著外緣引發學生佛性覺醒，是老師應著力的地方，也是教育工作者無上神聖的使命。但有時我們難免起疑：「我這樣賣力，爲何他沒有改變？」

佛家說每人心中有過去無數的種子，有善的、有惡的、也有無記的，但每一種子，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不因緣生，必須透過助緣，因緣和合才能成就。因此我們給學生提供的一切身教、言教，只要落到學生心田中，隨時機的成熟，或早、或晚、或隱、或顯，總是會開花結果的。故老師應培養般若的智慧，運用「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的妙理，循循善誘地從事教化，這是智慧的第一步。

第二步即是要「捨善功，不執著」。身爲老師教了幾年書之後可能就會沾沾自喜於「桃李滿天下」，或者爲自己能使學生脫胎換骨而志得意滿，這不但會障礙個人生命境界的提昇，還會造成自他的困擾，例如：遇到教過的學生竟不對你打招呼，你心裏可能生煩惱而感到對學生付出不值得呢！教育學生是老師的責任，學生有成就是學生自己肯上進，他要是不肯學，你再會教也沒有辦法，更何況工作中，你不也成就了自己嗎？那有所謂給付多少或值不值得呢？這便是捨得善法功德，也就是「功成不居」

（下轉第三版）

壹仟貳佰元整：
謝曾慕貞
壹仟壹佰元整：
曾郁庭
壹仟元整：
釋香霈　傅傳熙
〔莊志隆　邱世宏
〔葉永彬　許銘燦
戴張松妹　邱敬
林月美　楊雲唐
楊如成　蔡春珠
劉美鳳　吳立寬
〔陳俊宏　蔣全恒
〔陳俊忠　黃建富
〔鄭素華　盧素梅
陳從甲　吳棟良
謝淨珠　趙習
張雲士　李老師
捌佰元整：
邱依恩
陸佰元整：
賴盧日桂
盧盈州　張秀里
謝富久
伍佰元整：
趙慧芳　黃啓明
〔顧翊民　林光隆
〔顧毓庭　葉芬瑩
許慧莉　賴榮三
簡文美　莊淑菁
郭玉蓮　陳柏年
文嘉華　葉清和
洪雪卿　呂冠萩
〔郁靜慧　郭秀薇
〔郁風如　陳素絜
〔麥湘雅　王淑娟
蔡毓書　蔡毓原
〔王億豈　〔張龍雨
〔王億翔　〔張國鋒
蘇周連　沈瑞州
〔張倉啓　鄧元閩
程鳳麟　陳俐晴
陳啓榮　蕭宇喬
蕭梅芬　肆佰元整：
溫光玲　李漢輝
林珮蘭　叁佰元整：
溫泔妹　吳福榮
梁秀珠　周慧珍
王秀珠　侯明材
朱秀萍　陳石秋
林冗草　郭月香
莊進忠　葉千惠
林成蔭　林啓峰
陳俊銘　陳俊維
陳俊郎　王康薇
葉子瑄　陳美鏡
葉水葉　賴秋華
黃清木　游雪卿
貳佰伍拾元整：
張瑞英
貳佰元整：
劉明珠　解子菁
盧郭花　黃淑貞
謝春英　蔡啓鍾
吳美麗　蔣瓊姬
陳國憲　賴靜華
丁文秀　王明泉
陳昆鍾　邱新惠
邱仁治　葉秋容
徐玉娜　塗哲雄
〔張翊祥　〔徐　俊
〔張翔宏　〔周月磚
吳成韓　吳徠勝
黃隆成
郭金選　李素珍
張金元
〔陳隆文　劉慶章
〔林　滿　許四川
楊成妹
壹佰伍拾元整：
林連祥
壹佰元整：
沈逸民　呂信雄
邱幸英　陳昱呈
李郁慧　李林遠
王錚玠　林清金
林蓉美　林昆鋒
林澄佑　林蓉瑩
林宥萱　林昆賢
林宗緯　林宥辰
王瑩嬭　吳忠翰
張秋蘭
伍拾元整：
林淑慧

永遠的大鵬鳥

——那柱香的光

／鈴子

不知道爲什麼，每次經過大殿前的施食台，總有一股莫名的感動。不管到哪個寺院，那躲在小小角落的施食台上的「南無阿彌陀佛」，與香爐裡那柱香的光交相輝映，就像亮晶晶的星子從渾黑的天海中跳脫出來。

總是記得師父告訴我的那個故事：

佛在世時，有一天，正在樹下和弟子們說法時，龍王神色倉惶地跑到佛前。

「佛陀啊！可憐的龍族快要被消滅了，求求佛陀救救我們啊！」龍王哭喊的聲音近似哀鳴。

原來，有一種大鵬金翅鳥，相傳牠的翅膀張開有三百三十六萬里長，只要展翅便可遮住日月天地，牠的一隻脚已佔滿了閻浮提，牠的身體到底有多大，實在難以想像了。牠以龍爲食，而且食量非常大，任龍族有多大的繁殖力，也無法滿足大鵬鳥的需求，所以龍王跑來請求佛陀解救即將被滅種的厄運。

正當龍王哀訴時，大鵬鳥已經追趕到佛陀座前，龍王驚慌地躲在佛陀的背後，大鵬鳥冷冷地瞅了龍王一眼，對佛陀說：

「我肚子餓了，我需要食物！」

「你不要吃牠，可不可以？」佛陀說。

「牠要生存，我也要生存，你要救他，也應該救我啊！」大鵬鳥理直氣壯地說。

頓時大衆默然，面面相覷，只聽得風吹樹葉沙沙作響，佛陀沈默了一會兒，微笑著說：

「只要你不再吃龍王，也不再殺生，我會告訴所有的出家弟子們，從今以後，每餐用齋時，一定留七粒米分給你們。因此只要有我出家弟子的地方，都不會讓你們受到飢餓！」……

於是這個故事就在出家行者們的身上代代流傳了下來。

小心翼翼地從師父手中捧了七粒米走出齋堂，直走到施食台前，默念：「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衆，羅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滿。」我持著變食神咒，觀想手中的米粒化成無量，飽滿了飢渴的生命。

「牠要生存，我也要生存，你要救牠，也應該救我！」這是一個多麼耐人尋思的問題。

「只要有我出家弟子的地方，都不會讓你們受到飢餓！」輕輕地將米送到施食台上，正午將米送到施食台上時，石與米的印象再度湧向眼前，或許在那密林深處，正住著一位默默的苦行者吧！原來任何一塊石頭都可以當作施食台，任何施食台上都有一個大鵬鳥的故事。

儘管佛教中的某些戒律或生活方式早已隨時空遷流、風土民情而有所異動，也儘管出家行者用鉢、用碗，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吃著飯、麵、饅頭等不同的食物，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千多年，不管是在最莊重盛大的慶典裡，或是在深邃的密林裡，行者總如儀地踐行著這個法門。

以及那久遠古老的動人故事。

記得有一年春天和幾位好友到獅頭山踏青，閑步走在青草迤邐的山道上，遠遠看見一群鳥兒爭相集聚在道旁的大石上，我狐疑地走向前去探個究竟。

「是米！」心頭一驚，喊著。

今年夏天，有位舊時的老友風塵僕僕地來訪，侃侃談起他歐遊的見聞。他說，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上，看到許多鴿子穿著光采的羽衣，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下來的穀粒。

「有的甚至雄糾糾、氣昂昂地站在遊客肩膀上拍照呢！」那忘我的神采，彷彿正有鴿子舔著她的臉頰。

「伸手便可觸摸到鴿子暖暖的體溫，在這充滿弱肉強食、爭相食噉的現代生活裡，那是種難得且會令人心酸的感覺。」朋友的話語使我動容，血液裡竟也感到一絲暖意。

她又說到在漢堡的亞士達湖畔住著一群野鴨，「聽說到了冬天，便有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在湖邊爲鴨子築巢，每天給牠們餵食，直到隔年春天湖水解凍才離開……。」我閉目凝想那在風雪中送食的人以及施食的行者踏過深林的背影，一時，大鵬金翅鳥、鴿子、野鴨全飛進了心海。

曾經遽疑地問師父：「就憑七粒小米或指甲許的饅頭，即能維持一隻大鵬鳥的生命嗎？」

師父淡淡地笑著說：

「那是必須透過心力和作法，才能普濟異類衆生的。」

「而最基本的，我想佛陀所要提醒我們的是做爲一個行者，在接受供養時，不忘布施，我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整個社會——「一粒米自檀越口中分出，半漚水自行人肩上擔來」——唯有透過食物的分配，生命才能維持無限延續，有了布施，整個生命界才能相輔相成，否則像大鵬鳥儘管有很大的身軀、威力，可爲所欲爲，但等到把龍吃光，自己也會因食物短缺而滅亡。」

原來，大鵬鳥不只是個故事，還是個象徵，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施、分配，才能達到「均衡共存」，表面上只有白米七粒、饅頭少許，眞正所施的是供養的心情、布施的誠意。看著師父從鉢盂中拿出米的陽光照得米粒晶瑩剔透，飽滿得閃著白色的潤光。

「這是佛陀對大鵬鳥的承諾，也是對衆生的啓示！」師父這樣說。

於是我喜歡將米從師父的鉢盂中送到施食台上，因爲那有著一份來自佛陀對衆生的慈悲，的專注神情，我終於明白，爲什麼一隻大鵬鳥和一條龍的生存之爭，會演變成今日出家行者每天用齋時就要施食的生活方式了。

前不久往生的大德——賢頓老和尚，生前很喜歡談口施食，只要是他主壇放瑜伽，施主除了準備瑜伽中所需的供品，還要提供一筆費用供作印經或電臺廣播弘法的基金；有時，老和尚也會將之用來救濟貧病老弱或當清寒獎學金。老和尚已在現實界將佛陀對衆生的承諾，做了更進一步的轉化。

清晨施食、正午施食、行者自己用功的施食，乃至施恩濟貧的施食；施食，就如同花一樣，而供養和布施的心則像花香，或者隨著時空遷移，散放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深信：在每片出家行者踏過的土地上，你都可以聞到這股清香，不論是在繁華盛開的春天，或是在寒冷寂寥的冬夜。……

（上承第二版）

、「爲而不有」的心態。

第三步是連「不執著」的勉強心理也要放下，心理一片清淨，「風吹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存影」，如於萬里晴空，任運而行，無往而不優遊，此即是光明佛性的顯透，修學至此境界，才得眞正的自在！

佛教的菩薩精神與教育

結語

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裏來，很苦惱地對我說：「我耗三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可是得到的是什麼回報呢？——學生竟指著鼻子罵我！……教育是我的責任，沒有把學生教好，如何向家長、國家交待？我到底要怎麼教下去呢？」

其實，這正是自覺的開始，也是轉化的契機。教育工作並不只在作育學生，更重要的是藉此讓自己成長、提昇。任何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著最好的因緣；而六度—菩薩道的實踐，正是落實的最佳途徑。在不斷自覺、覺他、成人、成己的過程中，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道一步步地邁入了！

決定之間

／弘見

向晚的餘暉斜斜地照著大廈的玻璃帷幕，霓虹燈不停地追逐閃爍，扭曲的車影在亮晃晃的螢幕上如魚般喧嚷游過。陷身在陌生的台北街道擁擠的人河裡，公車站牌竟成了我們四人唯一的依靠，時刻是下午五點三十分。

× × ×

今天是本學期研究生第一次來台北上課的日子，我們必須在傍晚五點四十分以前抵達新店總站，好搭乘社區專車到陳居士借我們的房子歇脚。

四點正，國光號駛進了台北終點站，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討論如何落車到新店，由於我曾在那裡住過，又曾下山探購，於是自告奮勇說：

「我們只要搭公車到公館，轉一班車即可抵達新店總站。」經驗即是權威，一行人加緊脚步走到了新公園博物館前，好不容易，延著路旁，在支支矗立的站牌中瞧見一支可以通公館的車牌，四個人趕忙往前一站，不到一分鐘，另一個聲音表示意見了：

「我建議我們去找直達新店的公路局站牌，不必再換車……。」一次經驗實在算不了什麼！或許眞有其他更省時省事的方法？我「心虛」的同意了自鼐法師與見憨法師的建議。

也就在他們剛穿越斑馬線，在路的對面尋找公路局站牌時，一輛開往公館的公車停了下來，望著擠向車門的人潮，我寬慰自己說：

「沒關係，等我們搭上直達車會比這一線到公館換車更快些。」……

× × ×

剛抬眼在人群中尋找同伴——正在尋找站牌時，又一輛往公館的車停在眼前，身旁閃過一片紅黃藍紫的衣着顏色，我再次重複沒關係的話語。

過了五分鐘，再一輛公車到了，內心不禁嘀咕：「如果決定在公館換車，現在說不定早搭上往新店車了，眞是欲速則不達。」只見對街二位出家師父正向我們招手。

四點四十分，一行四人終於抵達公路局站牌。

「我們可以準時到達新店總站嗎？」我憋不住心頭的疑問，大家面面相覷，却沒人回答。

等了十分鐘，來了一輛寫著「往中央新村」的冷氣車。正興奮地提行李準備上車，開先鋒上車的見曄法師却掉頭往下走，嚷著：「下去，這班車沒有到新店！」退回原地，傻楞楞地望著車子揚長而去。

「我開始後悔做了這個決定！」見憨法師沮喪地說。

「唉！早知道一下車就該打電話問林××，她是新店人啊！再說公路局沒有到新店的車班嗎？自鼐法師陷入沉思，開始她的慣性分析。

「管他什麼林××，當初如果不換站牌就好了！」我開始爲剛才錯過了三輛車而懊惱。

「既來之，則安之，冷氣車不到，那一定是普通車了。」見曄法師樂觀地露出了他一貫的笑容。

一線希望升起，四人恢復沈默，繼續等車，只是我們再也不奢望能搭上五點四十分的專車了。

漸漸地人聲、車聲沸騰起來，台北街頭進入下班時刻，我們伸長了脖子，眼光朝著同一方向，在尋覓、在等待。終於，在車隊中，遙遙望見一部「普通車」越來越近。這次總算學了乖，由見曄法師先上車問路。

「只到『中央新村』，不到新店。」見曄法師下車後搖著頭說。

「是嗎？要不要再問清楚？剛才問了兩個人都說可以到新店的。」

「還是可以上車，到景美再換車。」自鼐法師直拉著我們上車，正當遲疑不決時，車子已揚塵遠去。

「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我只對那裡有信心。」——不等其他三人同意，見憨法師轉身邁步而去，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被這突來的力量牽引，也跟著移動脚步，向著來時路走，兩旁的霓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

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我若有所悟——原來，人生中連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弔詭的是，人很容易做決定，更容易懊悔。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最快」與「最慢」之間還眞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